



血色南平

XUESE NANPING

黎明的前夜，在这看似平静的小镇，
一股洪流正在涌动……

刘惠强 / 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血色南平

刘惠强 / 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南平 / 刘惠强著. — 北京 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7. 9
ISBN 978-7-113-23504-8

I. ①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1966 号

书 名 : 血色南平
作 者 : 刘惠强 著

责任编辑 : 王晓罡 奚 源 电 话 : (010) 51873343
装帧设计 : 闰江文化
责任印制 : 赵星辰

出版发行 : 中国铁道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邮编 : 100054)
印 刷 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: 10 字 数 : 230 千
书 号 : ISBN 978-7-113-23504-8
定 价 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

电话 : 市电 (010) 51873170 路电 (021) 73170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

黎明的前夜，在这看似平静的小镇，
一股洪流正在涌动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风云突变	001
第二章	惺惺相惜	047
第三章	一发千钧	100
第四章	误入泥潭	155
第五章	西山来客	212
第六章	南平火光	258
尾 声		310

第一章

风云突变

1 \\\

南平镇冬天的早晨是极其萧条和肃杀的。

铅灰色的天空中，北风呼啸着掠过树杈和几根孤独的电线，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响声，呜——呜——的，鬼哭狼嚎一般，无形中给本来就很不安宁的小镇人心头又增添了几分胆寒和悸动；北风像刀子似的在小镇上空狂舞，把大块、大块肮脏得像破抹布一样的云团切割得七零八落，再将它们甩到天边的某个角落，调戏、撕扯、蹂躏，让已然失血的天空愈发多了些无奈与惨淡。

蒸汽机车风泵发出的“踢踏”声彻夜不停，像一个病人膏肓的老人发出的无休止的咳嗽，一声接一声，敲打着小镇，也敲打着人们本来就惊悸的心。蓦地，机务段里停着的几台火车头参差不齐地发出几声嘶鸣，那声音在小镇上空久久地徘徊着，像一只无情的大手，把小镇的萧条与肃杀推到了极致……

厚厚的乌云终于被风撕开一条口子，一道惨淡的白光从缝隙

中挤将出来，仿佛是天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哀叹。

天蒙蒙亮，头顶那些奇形怪状的乌云在寒风的唆使下狐假虎威、变本加厉地施展着淫威，将那一缕眼看就要挣脱黑暗的晨光紧紧压在身下，像没有得到钱的婊子纠缠嫖客般不肯罢休。

凄厉的汽笛声在寒风中战栗着，几只乌鸦惊悚地擦过小镇上空，“呱呱”的聒噪声让人心惊肉跳。

这天刚好是 1948 年农历的正月十四，按当地老百姓的说法，十五没过完不算过完年，再有一天年就算过完了。尽管还在正月，可南平镇显露出的却是让人不忍多看的破败景象：街面上的饭馆儿、旅店、绸布店、药店、杂货铺、故衣铺、当铺、铁匠铺等所有的店铺都上着板，整个街道看不到丁点儿生气，倒像是一座坟墓，死气沉沉的。街上很少行人，只有几个“倒卧”（乞丐）一动不动地躺在火车站的高台阶上，不知是死是活。几条癞皮狗披着肮脏的毛皮，眼角糊着眼屎，嘴上涎着口水，恋恋不舍地嗅着年的味道，偶尔发出几声沙哑的低吠，在冰冻的垃圾堆里寻找着生活。

小镇里还能看到的过年痕迹，就是那些门面房贴着的对联儿和躲在墙角，又被寒风裹挟着到处奔跑的鞭炮的碎屑了……

日本鬼子离开南平镇已经两年多了，可小镇人的欢乐和幸福并没像日子那样延伸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宣泄一下自己欢乐的心情，转眼间就已被另一种黑暗吞没，使岁月显得愈发地沉重。在小镇人的记忆中，日本鬼子投降与不投降也没什么两样，日子没好到哪儿去。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，升起又落下；月亮还是原来的月亮，圆了缺，缺了又圆。

街面上那几条用石灰或大白粉写下的“建立大东亚共荣

圈”“中日亲善”等字样的标语也没完全褪去，仍不时地揭开小镇人记忆的伤疤……

熹微的晨光挣扎着扑向大地。

机务段每天响起的汽笛声虽然凄厉，但却同小镇人的生活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无论严冬酷暑，汽笛声一年四季都会在小镇上空准时响起。久而久之，一早一晚响起的汽笛声已成为小镇人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清晨六点，小镇人闻声起床；傍晚六点钟，小镇人闻笛烧饭。在汽笛的鸣响中，养成了多年的作息时间，倘若哪天机务段的锅炉因洗炉或故障而没有拉响汽笛，小镇人倒觉得不习惯、不自在了。

然而，在机务段里做工的人们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，在他们眼里，清早的笛声就是个催命鬼，只要它一响，赶紧往起爬。因为半小时后必须得去上班，去重复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否则大门一关，想进也进不去了。

汽笛是绝不在意人们的肚子是饱是饥的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机务段的大门和原来没什么变化，只是门口少了两条狼狗。可今天不知为什么，门口不但多了两个工头儿，居然又增加了两条狼狗。人们心头不禁一震：又出啥事了？莫非日本鬼子又回来了？进门的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吱声，只是下意识地加快步伐……

俗话说狗仗人势，大概是受到了工头儿的影响，两条狗趾高气扬、威风凛凛地蹲坐在大门两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走进大门的人。

“师傅，今天咋多了两条狗？”走在周厚铭身边的徒弟葛振山低声问。

周厚铭没看葛振山，步子也一点没有减缓，却故意把声音提得挺高说：“你也是，今年是啥年？这球玩意儿能少得了？”

“啥年？”葛振山紧走几步看着师傅问。

“你呀，真是狗脑子，今年不是狗年嘛！狗年还少得了狗？这年头儿啥都缺，就是不缺这球玩意儿！”周厚铭边说边把脸扭向那几个工头儿，满脸嘲讽地说完竟哈哈大笑起来。

葛振山更不明白了，摸摸脑袋，一脸疑惑地说：“师傅，您……您，今年不是鼠年吗？咋又成狗年了？”

“鼠狗一家，这有啥区别？”

葛振山还要再问，周厚铭却压低声音说：“今天干活儿精点儿心，别让他们挑出毛病来，看样子这几条疯狗要咬人。”

葛振山摸摸已长出一些绒毛的下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您就放心吧，多两条狗怕啥？他还能把俺……”他本想说句粗口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觉得尽管脏话从师傅嘴里说出来不算啥，自己毕竟是徒弟。徒弟就得有个徒弟样儿，在师傅跟前说粗话总是不妥。可他想起那几个监工心里又着实不舒服，只得把脏话合并成一个字，“操！”

周师傅歪头看他一眼，说：“操什么操？就你牛？你胳膊能拧过大腿？一会儿开了工，上别处打听打听，看出了啥事，咋突然间又加狗又加哨的？”

“哎。”葛振山答应一声没再说话，跟着师傅朝大车库走去。

南平机务段地处南平镇的西北侧，整体是个长条形。南面是专供机车上煤用的煤台；北面是正对着大门的两个车库，一大一小，大的通三股道，小的通两股道，是专为机车入库检修用的。段里还有一条铁路直通南平车站。

机务段最不缺的就是煤了，尤其到了冬天，无处不在的煤面儿被风刮得四处飞扬，无孔不入，连树上的麻雀都穿着“黑棉袄”，像一颗颗长着翅膀的黑煤球儿。一些埋在地下的蒸汽管道因年久失修，不断有蒸汽泄漏，东一处西一处，到处冒着白烟，远远看去仿佛有妖魔鬼怪即将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煤是黑的，蒸汽是白的，炉渣是灰的，黑白灰三种颜色构成了机务段的主色调。

周厚铭和葛振山踏着满地的炉灰渣和煤面子朝车库走，脚下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响，声音显得凌乱而没有节奏，加上蒸汽泄漏发出的“咝咝”声，愈发显得杂乱无章。

为了方便机车进出，车库大门修得很高很阔，四五米高，四五米宽，从上一直通到下。大门只要一开，就仿佛张开的几张大口，吞吐着那些进出的火车头。

车库大门是用角钢和铁皮做的，黑灰色，上面布满油泥和尘土，又大又沉，开启或关闭得两三个人才能推动。为了保存车库里仅有的那点儿温度，几扇大门全天都关得严严实实，其中一扇大门上开出个比狗洞大点的小门儿，是人们出入的通道。没有机车出入库时，大门紧闭，人们只能从小门儿钻进钻出。小门儿并不显眼，不到跟前甚至看不出大门上的小门儿。为防冷风侵入，小门儿的四周缠着些破毡条儿，里边拴着一根胳膊粗的大弹簧，人进去或出来，那扇门都会自动关闭。弹簧的劲头很大，门像一把立起来的“虎夹”，稍不留神就会被它“咬”一口……

随着人们的进出，那“哐、哐”声不绝于耳。

车库门前停着四五台机车，有刚入库整备的，有整备完准备出库的。几个乘务员穿着破烂的、沾满油污的衣裳正在用烂棉纱胡乱地擦着车，看到周厚铭从身边路过，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跟

他打招呼。周厚铭微笑着回应。

周厚铭天生爱火车，只要看见火车，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，像看见久别的亲人一样。周厚铭爱车是真爱，不是叶公好龙那种爱。过去开火车时是这样，后来修火车还是这样。在他的眼里火车是有生命、有感情的，哪台车都让他爱不释手，像自己心爱的宝贝一样。机车检修的活儿挺累，可他一点儿也不觉得，只要是火车上的活儿，多苦都不觉苦，多累都不嫌累，反倒觉得其乐无穷。他同火车建立起的那份感情，常人是很难体会到的。

整个机务段一共二十几台车，所有车的脾气秉性周厚铭几乎全都了解，而且都亲手修过。他不但喜欢火车，了解火车，也最知道疼爱火车。

看着那些平时牛气哄哄的“大车”们不断跟师傅微笑着点头打招呼，葛振山心里十分熨帖，连腰杆儿都挺直了许多。师傅是机务段里的名人，不但技术好，人缘儿也好，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徒，自己当然得享受这份骄傲与风光了。

停在车库门前的几台机车见了周厚铭，似乎也来了精神，风泵有节奏地“踢踏、踢踏”泵个不停，好像在朝周厚铭喊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似的。周厚铭看看那几台机车，脸上露出些得意的微笑。

“欢迎”的口号声被风裹挟着飘向全镇。

火车刹车用风，风由风泵泵出。风泵用蒸汽作动力，泵出的风存在总风缸里，啥时需要由总风缸供给制动风缸。这是蒸汽机车汽、风、油、电四大系统之一。

尽管风泵发出的声音有几分嘈杂和聒噪，但终究是给死气沉沉的南平镇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

2 \\\

南平镇东西北三面环山，一条铁路从小镇中间穿过，像把大刀将镇子劈成南北两半。铁路穿过镇子后，又沿着北面的山脚继续向东，再拐个大弯，然后蜿蜒伸进北面那条沟壑纵横、古树参天的山沟里。

南平镇北面的山属太行山余脉，虽是余脉，却并不缺少主脉的恢弘气势。几座并排着的山峰犬牙交错般围住南平镇，像几个彪形大汉高耸着宽厚的胸膛，尽职尽责地扼守着这座北方古镇。这些山远看粗犷、豪迈，近看却又植被茂密，怪石嶙峋，不显荒凉，倒有几分妩媚。

据史志记载：南平早在明朝后期便已设镇，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。南平镇北面几十公里处有一个山口，被人们称作老牯岭，那是一处非常险要的关隘。只要老牯岭被攻破，不要说南平镇无险可守，就是偌大的皇城北京也将无险可据。南平镇南面是一马平川，只要进到南平，大队人马便可长驱直入，用不了一天便可直逼德胜门下。因南平镇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奇特，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南平镇倚山而建，因铁路而发展，东西长，南北窄，顺铁路的走向呈长条形状。镇子只有两条主要街道，一条是东西向的主干道，与铁路并肩而行，另一条是在东西干道的中间向南开出一条纵向街道，构成一个整齐的丁字路。因为火车站设在丁字路口，因此，这里便成了小镇的中心。那些贩夫走卒、小商小贩、砖瓦木匠、风水先生等人平时大都聚集在这一带，从而使这里成为全镇最繁华的地方之一。

丁字路口朝东、西、南三面发展，商铺大多也都集中在这三条街上：有染布的染房、纺棉的纺间、卖粮的粮店，以及当铺、药房、铁匠铺等等。丁字街东南角是个贩牲口猪羊的场子，旁边是家杂货铺，除去卖老鼠药和一些农具外，主要经营牲口用的绳索、轭轳以及把式用的鞭子之类的物件。场子周围一天到晚车马不断，极大地成就了南平镇的繁荣与混乱。

丁字街周围最好的位置要数丁字那“一竖”了。可这“一竖”上既不卖药也不打铁，除去一家门脸不大的绸布店外，一家名号为“醉仙翁”的饭馆儿倒是抢占了先机，扼守住这条街最繁华、最显眼的地段。

“醉仙翁”在路西，离丁字路口百十米远近，是南平镇最高档的饭馆儿之一。别看“醉仙翁”门面不大，门口的对联却颇有气势。上联：玉液琼浆香满南平镇，下联：珍馐美味尽数醉仙翁。横批更有气魄：天上人间。虽然“醉仙翁”门口的对联有气势，只可惜用的却是宋徽宗发明的瘦金体，因此显得过于干巴，多少有点不大协调。

走进饭馆儿正门，厅堂很是宽敞，一溜十几张桌子整齐排列，窗明几净；大堂四周分布着四个雅间，分别以春兰、夏竹、秋菊、冬梅命名。这气派对南平这样的小镇来说，算得上是相当阔气的“大饭店”了。

“醉仙翁”往南不足百米的地方，开着小镇上唯一一家妓院“春香阁”。“醉仙翁”在路西，“春香阁”在路东，两家隔街相望，构成了南平镇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“春香阁”临街，大门是一座双重檐子的灰砖门楼。门楼两侧一年到头挂着两只红灯笼，灯笼的颜色早已被风雨蚀去大半儿，

灰头土脸、无精打采的，像两位过气的小姐，在刺骨的寒风中搔首弄姿，慵懒地摇曳着，招引那些街头市井们兜里的银子。“春香阁”的门白天都是半掩着的，门里门外一片寂静，既无小姐也无嫖客，多少显得有些冷清。然而，只要天一黑，那两扇街门就会大敞全开，院里院外顿时人影攒动，热闹非常。门口的姑娘和那两只旧灯笼，构成了丁字街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“风景”。

“春香阁”虽然叫阁，院里却无阁无楼，只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儿，有十几间房，专做皮肉生意。平时镇上的人很少去，只有那些贩牲口或做生意的是这里的常客。在阁里服务的也没有本地姑娘，大多都是河北、河南人，且多是些因灾荒背井离乡、没有着落的穷苦孩子，只有开妓院的老鸨是个本地人。

老鸨叫常桂花，其实也是个打工的，真正的老板是一个叫范铁的人。范铁腿上有残疾，是个瘸子，也有人管他叫“范缺德”的。范瘸子是镇上一位颇有恶名的家伙，据说原本在口外当土匪，后来不知怎么又当了国军，再后来在战场上打折一条腿，最后流落到南平镇。范瘸子黑白两道全通，在南平镇属一霸，不但在镇子里开着妓院，还有烟馆和赌场，一般人谁也不敢惹他。

南平机务段地处东西街的最西头，独自占据着小镇的半壁江山，不仅占地最大，人也最多，而且还能准确地反映出小镇的经济状况和形势变化。机务段关饷那几天，整个小镇都像打了鸡血般活跃，买粮的，买菜的，下馆子的，到“春香阁”消遣的……机务段里的穷工人无意中竟成了小镇经济活力指数的晴雨表。

机务段那些大车们最能吸引小镇的目光。每当他们退了勤，不管跑车有多累，也会仨一群、俩一伙儿地在街上逛逛。他们身上穿着“油包”（油包是铁路机务的行话，是指满是油污的工作

服），脸上手上全是油泥，提着个大号的牛腰子饭盒，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，眼神里充满着自豪，目空一切地扫视着街上的人，从而也尽情享受着一流的景仰与羡慕。

小镇人的目光能被他们的脚步拽得很远、很远……

机务段在南平镇名气很大，算得上今天常说的支柱产业。在南平镇百姓的眼里，机务段和天堂没啥区别——挣钱多不说，还是铁饭碗，冬天还有烧不完的煤。提起机务段，小镇人个个咋舌，人人赞叹。

机务段在南平镇有名儿，周厚铭在机务段有名儿，不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。周厚铭干的是机车检修，按理说一个检修工跟大车们没法比，就是比也要矮半头。可在周厚铭身上，那关系生就被倒了过来——那些大车们个个都哈着他、捧着他，就连段上那些监工的、管技术的、甚至段长啥的都给他面子。凭啥？凭技术！周厚铭的技术在机务段可是了得！

周厚铭过去曾经也是一位火车司机，而且二十四五岁就摸上了闸把子，这在当时的南平机务段绝没第二人。凡机务段人都知道，从烧火的司炉再到攥住闸把子的司机，哪个伙计不熬个十年二十年也甭想，这还得说是有心计、肯用功的伙计。开好火车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擦一辈子车，烧一辈子火，干到头儿没捞上开火车的人绝不是一个半个。

周厚铭二十多岁就坐在了司机的位子上，这在当时真可谓凤毛麟角、万里挑一。周厚铭开了十年车，却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。每当犯起病来，腰腿关节就会肿起老大，走起路来疼得龇牙咧嘴，连上下车都困难。每当火车头跑起来，司机室就成了个“五风楼”，一面火烤、八面漏风，有关节病的人病就会越来越厉害。万不得

已，周厚铭下车当了一名检修工。

按说周厚铭从开车转到修车，咋着也是隔着行，得有个过渡。可不想他天生喜欢车，又是好琢磨的人，没用三两年时间，他就成了检修工段里的“大拿”——修车的技术跟他开车的技术一样，出类拔萃。机车在线路上跑，难免会生出这样那样的疑难病症：有的车没劲，有的车费煤费水，有的车蛇形摆动，有的车燃烧不好……可不管是什么毛病，车只要到了周厚铭手里，保准能手到病除。他的技术之高就连那些专管技术的人都服气得很，许多时候还得虚心向他请教呢！

周师傅最拿手的就是“阀调整”。阀调整是机车检修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活，蒸汽在汽缸里是不是得到充分压缩，能不能释放出足够的能量，火车开起来有没有劲，全在阀调整做得好坏。这项技术南平机务段没有第二个人掌握。都说开火车的大车牛，可在周师傅面前，他们哪个也牛不起来。原因就是开车他有一套，修车他也有一套，这在机务段里没有第二个人。

周厚铭虽然只是个修车的工匠，可在机务段人眼里，他简直就是一位万能的技术大师。不认识段长的有，不认识周师傅的人却没有。段里为了把周师傅的手艺传下来，特意给他配了两个徒弟，葛振山就是其中一个。

3 \ \

周厚铭和葛振山一前后来到了车库门外，葛振山上前拉开那个像虎夹子一样的小铁门让师傅先进，而后自己才跟进去。身后随即发出“哐当”一声响，瞬间把刺耳的噪声和刺骨的寒风关在

了外面。声音没了，黑暗却铺天盖地而来。由于瞳孔无法立即适应车库里的黑暗，人就像跳进一座坟墓里，两眼黢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周师傅似乎适应得快些，葛振山就不行了。他站在门里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半天都没敢迈步。

黑暗占据着车库的每一个角落。因为光线暗，所以从车库墙上那几扇巴掌大小的窗户透进的光亮就显得十分可怜，几乎被无边的黑暗吞噬殆尽。地上积累着足有半寸厚的油泥，人走在上面会生出一种走进沼泽的感觉，不但粘脚，而且打滑。一股浓重的油泥味儿从四面扑来，葛振山禁不住皱紧了眉头。

葛振山跟周厚铭学徒已经两年多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出徒了。可每回他走进黑乎乎的车库，闻到呛人的油泥味儿，依然感到不适应。因为这，师傅已经对他多次表示不满了。

作为周厚铭的徒弟，葛振山的确享受了很多羡慕。那羡慕不仅来自心里藏着小九九的司机，也来自修车的工匠。葛振山打心眼儿里佩服师傅，而且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不仅因为师傅技术好，还因为师傅为人忠厚、正派。周师傅从来不欺负人，也从来不让别人欺负。不要说他本人，就是他的两个徒弟，也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。

走进工班更衣室，一股掺杂着汗臭、脚臭和说不清什么味道的臭味儿从四周围上来，连周厚铭也禁不住皱了皱眉头。屋里的情形比车库里更加不堪入目：墙角那一组用机车废烟管焊成的暖气正滋滋冒着蒸汽，不但将噪声，而且也将一股下水道的味道填充到屋子里；暖气管子上堆放着许多破帽子、脏棉纱和臭袜子，味道在那里得到了更好发挥；墙上钉着几个大道钉，上面挂着些肮脏的、浸满油泥的工作服，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破